

張宗昌的真面貌

何秀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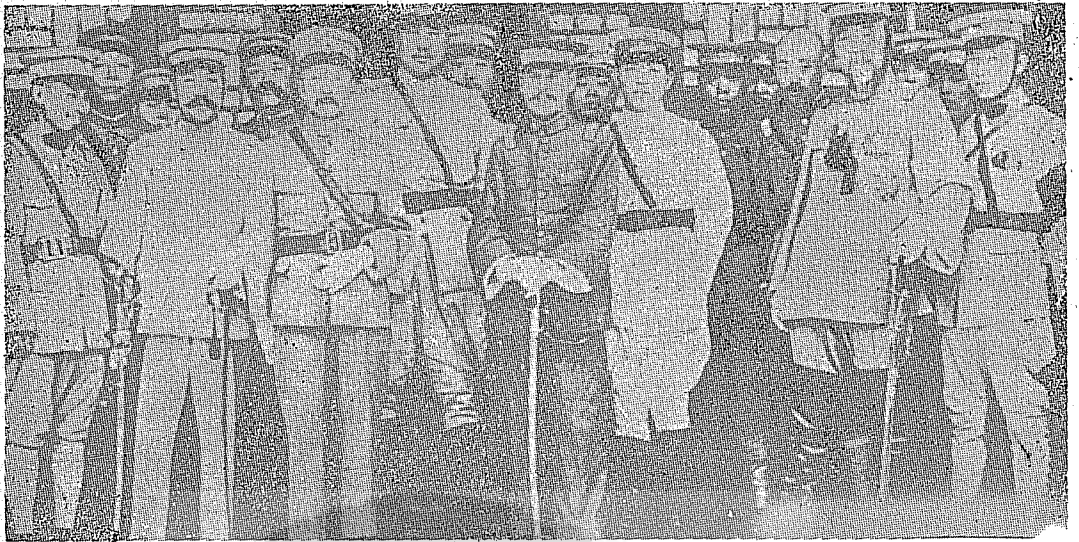
數北洋政府時代實力派人物，其花邊多有，徽聲昭著，名震全國，婦孺咸知，當推張宗昌為第一，世人但知其粗獷魯莽，不顧細行，稱之為三不知將軍（不知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及多少姨太太），為狗肉將軍，為長腿將軍，及為電影影射之醜惡對象「張大帥」，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幾為人人所不齒，但其純孝義烈，率直忠厚，雋言妙行，能識大體之處，則少有人知。筆者每念今世之論人論事，常不獲其實，善惡不分，不賢者塑之，隱善揚惡，衆口鑠金，心竊哀之耳，夫古之人評人絕世，最重真實，故文文山有「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之嘆，筆者所撰「張宗昌的真面貌」拙文，意在保存真相，聊為治史者之一助或參考云爾。

投劾張作霖的經過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父早歿，家貧幼失學，故不識之無，及長，身軀魁偉，孔武有氣力，人稱張大個，性復粗獷豪邁，乃浪迹江湖，日俄之戰時，宗昌因案離故鄉，走北滿，為漢河金礦工，嘗擁衆滋事，地方莫敢擾，繼漸通俄

語，得俄人歡，遂相將利用，愈恣意橫行，稱霸於一方，無何，應募轉投軍，入馬龍潭部，馬乃張作霖開基時代之故舊，一度鬧異見，馬轉投安徽督軍倪嗣冲，張宗昌受賞識，隨之去，迨馬再回籠歸奉，張宗昌則東闖西投，民國六、七年，已在南地嶺露頭角，竄為團旅長，惟忽起忽伏，遇合靡定，吳佩孚屯軍瀟湘，風雲崛起時，曾往投之而未納，迹近落魄，時張作霖方興，新膺奉天督軍，因馬龍潭歸隊，遂聞宗昌名，愛其勇，特邀之作關外遊，宗昌欣然往，並身懷資斧金十萬，（當時十萬，不啻今之新臺幣數千萬），乃以性嗜賭，甫抵瀋，一夕而俱墨，其豪也如此，張作霖長於用人，自是正式投效張作霖，時東北尚未一，吉督孟恩遠未服，作霖知宗昌曾居北滿，地形熟，聲息通，乃委之建旅，專討孟系高士價之亂，不意兵尚未動員，宗昌已將所領全部餉費輸光，事聞，作霖反溫語慰藉倍發之，自是敗高士價，走孟恩遠，吉林平，而作霖亦適時拜命東三省巡閱使，稱關東王矣，初張作霖之建旅也，曾歸舊上司馬龍潭鎮守使節制，駐合江省一帶，以地處邊陲，森林茂密，人煙稀少，宗昌竟爾走偏

鋒，舉非常，請准於地植鴉片，設賭場，極為同儕所厭惡，然地方自是而繁興，邊陲賴以實，抑亦管仲相齊時，設娼以廣招徠之術歟！民國十一年，奉直第一次之戰，奉軍銳羽歸，張宗昌時已晉陞北滿鎮守使（在今黑龍江省），適帝俄內部正革命，戰方酣，原屬沙皇政府軍（即白黨）之遠東騎兵數萬，力不支，入我邊，張宗昌不經請示，遽收編，且逕向沿疆各縣，火急征糧草，一時羣情譁然，紛電省（指奉天）告變，以鎮守使本武職已有直轄軍，再益之以俄軍三四萬，張作霖自亦為謠電所動，但時代已不同，君威已非古，自不能法劉邦之偽遊雲夢，憑一力士擒之，此所以民十二，東北當局有遍召各軍舉行奉天大會操之典也，及會操期近，張作霖欣聞張宗昌親率中俄雜牌大軍來，心頓慰，臨操演，又自親訓練有素之白俄精騎，人高馬大甚威武，更大悅，乃召張宗昌前，且喜且罵曰：「他媽巴子的，人家都說你他媽的反了，我他媽的硬是不相信」……宗昌聞言立跪地，肅容激昂回命曰：「報告大帥，自去年我奉軍入關戰敗，宗昌日夜所念者，惟如何始可為大帥雪恨耳，今不費吹灰分文之力，



張宗昌(後排左三)與吳佩孚(前排右四)張作霖(前排左三)等合影。

憑添此久經訓練之數萬白俄兵，軍器又自備，是天假大帥良緣也，宗昌敢不為大帥收下乎？」作霖躬身扶之起，曰：「好小子，幹得對」，連讚不絕口。

屢出奇兵驍勇善戰

民國十三年奉直二次之戰果再起，直吳親督各路精兵厚集榆關喜峰間，準備一拼而出塞，奉張則以馳名新銳二六旅及其他重兵以襲之，雙方將士俱用命，前仆後繼，寸丘必爭，戰況慘烈，得未曾有，甫數日，奉方之二六旅已犧牲殆盡，直方之馮玉榮師，自師長以下亦全死，(按雙方對陣，每日死傷計七千人以上，當時日人曾駕機臨空觀戰，而為之悚然驚，故陳副總統辭修生前常以此役語人，謂與中央討閻馮時之蘭封之戰，同為內戰史上得未曾有之慘烈紀錄)，爰榆喜長城沿線，地形俱險峻，雙方雖各陳兵數十萬，然戰況膠着張作霖召參戰將領商對策，舉座俱默然，獨張宗昌冒死獻奇計，逕選吉黑兩省精騎，組成兩團敢死隊，各懷煮熟雞蛋鹽餅為乾糧，潛冷口，過豐潤，銜枚急馳，一日一夜，孤軍深入昌黎吳營後，子玉驚，急浮海，隻身且為當時魯督鄭士琦所執，直軍自是瓦解矣，緣此役曾有一插曲，極饒趣，當宗昌偷襲得逞時，立以電話報告其勝利，張作霖興奮極，竟于話機狼狽大吼曰：「張宗昌，你他媽的眞行」，而狼吼狠叫手舞足蹈之際，已將話機摔成碎片矣，(按張作霖性格，非打不親，非罵不愛)，此後，宗昌官運大亨通，眞所謂一砲而紅也，除因功晉升

山東督軍外，復昇以直魯聯軍總司令，乃驅兵而南，勢如破竹，連陷安徽、江蘇、寧滬地，沿途每以白俄騎兵為先鋒，探地雷，俄兵竟無怨，自是大江南北，聲威遠播，其名能止小兒之夜哭，於是而張大帥也，而狗肉將軍也，而張長腿也，而三不知將軍也，兼以其線條粗獷，行事任性，所製笑料，每膾炙人口，訛傳謠談亦獨多，一時張宗昌之穢聞盈天下，幾成為共毀棄棄的標準大軍閥矣，尋孫傳芳崛起於東南，郭松齡倒戈以內向，局勢又一變，繼之張(雨亭)吳(子玉)二氏俱以怨馮(玉祥)切齒深，(緣馮既叛吳，復利用其妻李德全與郭妻有燕大同學關係，唆郭以叛張，不一年張吳兩人幾皆栽於其手中，不愧為著名倒戈將軍也)，故民十五年，乃又有張吳促膝相對，杯酒言歡，共同討赤(指馮受俄援)之役，然其穿針引線，修好棄嫌，則皆張宗昌促成，是役馮部主力在南口，晉軍傳作義為之作屏翼，守涿州，奉軍久攻不能下，軍民穿地而居，殺鼠以為食，竟使全國馳名之東北重砲兵，為之疲，張作霖為此彈丸之地久不下，極不耐。張宗昌乃又出奇計，自率兩師之衆，遠道懷來，繞襲南口後，馮氏自是隻身遠揚遁走蘇俄，馮氏去，作霖氣已消，正擬出關休兵以養民而嚴拒日人謀，將平津和平轉讓北伐軍，乃竟遭日閥謀炸於皇姑屯，作霖勢始衰，芝采亦告終，再數年(約當民國廿一年左右)，宗昌以下野閑居之身，回魯掃墓時，竟為韓復榘(山東省主席)誘殺聞，(乃韓與石友三鄒汝成合謀)一代怪人怪將，自是終已。

侍母純孝尊師重道

張宗昌以生父早見背，家貧幼失學，稍長後復浪迹走天涯，故其寡母，乃與一吹喇叭者相併居，張自慚不能奉養，及為山東督軍，急迎歸，晨夕必定省，定省必恭行大禮，跪磕頭，所以慰親心與自贖也，久之，親慈親之仍抑鬱寡歡也，乃再迎昔年與母併居之老喇叭手來，張竟尊之若生父，早晚亦侍請，亦跪之行大禮如儀，既貴為督軍，此乃人情之至難為也，然張則能為所當為，為人之所不能為，故知之者，無不以此多之也，惟此二老，雖華屋忒居停，甘脂適口腹，然飽食終日之餘，與仍無所寄，喇叭手既不克自吹喇叭以獨排，其母亦失昔日芳隣之知音，張乃常請寡母遊原籍，藉遣心，來去頻頻，書云「順親為大」，宗昌其有焉。

宗昌雖貴為封疆大吏，然其知謙知禮重儒重道之精神，則鮮為人知，當其督魯又兼省長也，曾專程禮聘其認為最有學問之遜清末代狀元劉春霖氏為教育廳廳長，復以自己不識之無，叩頭拜劉為老師。請受業，敬謹恭執弟子禮，自是日夕讀書寫字若董稚然，有宴會，更不分官秩，必恭請劉廳長坐首席，劉氏感其誠，循循善誘，進頗速，乃又性急學作詩，致其作，尚不如馮玉祥之打油詩，遣詞用字極俚俗粗鄙，甚至將馮巴字眼亦印上，過去某刊物曾載之，令人捧腹不置，然其赤誠乃如稚子，虛心求教發自內心，非若馮玉祥輩之別有用心，矯情造做，專以欺世盜名以為務者也。

馭下寬厚樂善好施

張宗昌在山東任督軍，經常吸收游雜部隊綠林莽勇，擴充其實力，此其有「三不知將軍」之名，不自知其究有多少兵之譏也，一日，一雜牌頭目來投效，宗昌依例先批付其籌辦費一萬元，乃此頭目，竟在一萬之一字上，添上一豎，變為十萬，軍需處與之，然經請示，宗昌竟點頭稱是，終以十萬付之，事後，宗昌召此頭目來，趣語曰：「老弟，你幸虧祇添上了一豎，倘若添兩豎，變成了廿萬，則軍需處無以應付矣，錢麼，咱們以後可有的是，但你老弟可得好好幹啊！」此頭目既慚且感，乃就圖自效，所向皆有功，一度且曾解宗昌生命於危也，此事雖不足為訓，然為人上者，能如此知恕知容，抑亦不易哉。

張宗昌性豪邁，心腸熱，好施與，化費恒不知其數，故在三不知中亦有不自知有多少錢之譏，凡與人相接，幾句話過，必順手掏腰袋，摸鈔票，一把掏出，順手以付人，向不清數，運佳者，得其厚，運蹇者，得其薄，倘掏空，亦必以僅餘幾張，重握其手，拍肩搖膀致歉意，蓋已成習矣，一日，有婦人携兒女，披麻戴孝攔宗昌於途，跪稱其夫為其屬，陣亡後，無以活，張立命左右付其二千元，（當時之值，可置北平一所四合院，數頗不貲），事後，其幕僚長稟曰：「報告效帥，前該婦殊可疑，以後類此事件，似宜責成主管單位詳查是否屬實」，宗昌佛然不悅曰：「他媽的，人家是婦道啊，拖着兒女，披麻戴孝，如此拋頭露面，情必不得已，俺怎好忍心疑之查之

究之語之耶？如果你能請尊夫人或任何人家婦道，亦如法泡製，亦披麻戴孝來，俺亦必一一予以二千也，」其快人快語，行事之乾脆處，率如是。

劫美風波與兵同樂

宗昌有寡人之疾，好好色，愛女人，其任性亂來，乃若今日共匪之一杯水主義，而為識者所詬語，尤以其與北平市長某君之妻女一案，最轟動，蓋此事發生於民國十四五年間，一日，宗昌遊經北平東安市場時，適某市長妻偕女亦相值，顧盼生姿，皆有風韻，老粗宗昌，驚之若天仙，乃不分皂白，由其從衛，強之登車去，某市長聞訊，急走報坐鎮北廷之張作霖，作霖乃即電邀其前來玩竹牌，不意宗昌竟藉詞支吾，終拗纏至數日，足食而後已。按某君乃奸狡出名極善鑽營之政客，口若懸河，貪墨有術者也，緣北京乃歷朝之帝都，通衢之牌樓無數，材木所選，質極珍貴，均係採自殊方，為歷朝帝王所欽定，價值連城，乃某君略施魔術，藉美化都市重整文化遺產為口號，用偷樑換柱之法，將原有無價實材，飽入私囊，改以水泥塑造之，原始古蹟，蕩然無存，而敷色設飾，又麗又新，一時都中人士，多為之宣傳，既發橫財，又盜虛聲，真巧宦之極致者也，然識者無不切齒痛恨之，以其美名重整文化，乃是消滅文化古蹟也，故張宗昌之硬露這一手，都中人士，反多極口稱快，謂為替天行道報應循環云云，雙方主角，本皆顯赫者，乃更轟動九城，朝野咸知，此乃張宗昌之遭詬語，最為有名者也。

張宗昌有風趣，似可人，生具「獨樂樂，孰若衆樂樂」之情性者也，一次，軍行所至，私訪其防地之風化區，適部屬一夥，亦作北里遊，遙見張，竟高呼立正口號，齊敬禮，張溫慚之餘，趨扶其肩低語曰：「他媽的，這是甚麼地方，又不是兵營，喊他媽的什麼立正啊，來，跟我走，大家可要好好痛快玩，你們有相好者否？」於是命龜頭，（亦稱大茶壺）將其自己所溺愛之翠紅小玉輩俱叫來，囑之遍向部曲一一投懷送抱致溫存，乃不分階級，一齊呼鬧，興盡而後已，張宗昌之如此不計官威與官箴，頗大有助其聲名之狼藉，然其部曲，則愛之戴之，感樂爲之效死也。

紅杏出牆贈金成全

頭綠有容：張宗昌固嗜色，多艷聲，故三不知中，乃亦包括不自知有多少姨太太之譏也，張因一生戎馬，飄忽靡定，軍行所至，嫖娼以爲樂，亦人情之常，然以氏魁偉有風趣，位高而多金，以是密姐疏相樂就之，凡能與之接，春風一度，必炫耀以自高，自鳴己爲張之第幾姨太太，謂將爲之別築香巢以示榮，兼可嚇阻不馴，與拒小魚之糾纏，且張本粗獷，不計細行，抑或與之所至，真個頻以第幾姨太太爲許也，當時風氣，即作連長者，亦常有小妾數人，宗昌家裏，至少已不下數人，如此則各密姐排名，自當以十數或數十之編號計，夫大江南北，秦樓處處，通都大邑，楚館多有，足之所至，幾皆成爲張宗昌姨太太之雅築矣。此所以成其不自知有多少太太之來由也，

然張雖好色，心地則開豁，其雅量，勝於美利堅人之換妻，向不燃酸吃醋，以走極端，一日，張公館中某姨太，蓋不耐久曠，與其馬弁通，不意，幽會時，竟爲其撞上，二人怖，以爲必遭鎗斃，孰意張竟寬容不究，且善詢二人，果真相愛否，終乃贈金嚴囑曰：「須速滾，走遠方，免爲我丟人」，其推己及人行爲，遠超當時人之想像。時另有直魯聯軍副總司令之褚玉璞，則不然，按褚爲張之副手，其姨太太愛上了平劇名伶之當家武生某，作出牆之紅杏，事洩，宗昌曾屢屢勸褚善遣之，勿作小氣鬼，褚不聽，飭屬苦苦追殺，終置雙雙於死地而後已，同一事也，以視宗昌行徑，其相去何遠哉！

能識大體肝胆照人

民國十六年，北伐軍過江而北，勢如破竹，乃軍次山東時，日人爲阻我統一，竟揮軍登陸青島，演成濟南慘案，殺我公使蔡公時，時張宗昌爲魯督，勢垂危，甚慌急，倭寇復日事懲意願援助，頗有急不暇擇意，（按當時日擬集軍兩師圍，着張之魯軍服，代其抗我北伐軍），事聞，張作霖電召痛敷之，宗昌悟，於是邊避日寇謀，寧引軍徐徐北，其遷善改過之勇，深識大體，時有湘籍報人龔德柏者，（今在臺，任國大代表），號稱龔大砲，經常爲文譏宗昌，曾爲宗昌所逮捕，幾死之，大砲恨之深，然自獲悉宗昌能拒日寇謀，存國家，明大義，自是大砲竟轉而爲文力讚之，不復再計私人之恩怨，亦佳話也。

共產公妻誓師妙詞

自袁世凱死，北洋政府，羣雄割據，乃若東漢之末，演變至後，祇張（雨亭）吳（子玉）成其兩大焉，各據地六七省，擁兵數十萬。真刀真鎗，火拼者再，壹似有深恨存焉，實則二氏相識於民國十一年，當時吳之上司曹錕，又爲張作霖之親家，事緣四巡閱使天津開會時，吳以師長職級，助曹錕而大放厥詞，激張作霖怒，張遽予折辱之：曾曰：「這是四巡閱使會議，不是師長會議，倘師長也能發言，我部下的師長可多啦！」並逐吳出，雙方不歡而散，乃決裂，自是吳通電全國，罵張爲鬻匪，據地自雄，張則罵吳爲臭秀才，夜郎以自大，因張貴爲巡閱使時，吳尙爲師長。（按民初至民十六七年間，政局動盪，特權人物，最時與電罵，動輒通電全國各督軍各省長各報館以共鑒，四六駢體，辭句鏗鏘，盛篇累牘，斐然而俱成章，頗使讀者，爲之擊節稱快，傳誦一時），張吳電罵後，戰爭即立起，一戰之不決，二次再戰之，國人俱以爲二氏之仇，不共戴天，孰意，吳氏敗後，張宗昌竟不計前嫌，（張宗昌早歲曾投吳，遭辱不納），嘗自防地，向吳通款曲，致心儀，進而將張作霖爲人風範進遊

說，終而使張欽吳之節，吳多張之義，前嫌盡釋，握手言歡，化敵為友，合力討赤（馮）矣，及討赤（馮依俄帝故稱赤）軍興，誓師於馬廠，宗昌曾有妙語如珠之演說詞，其詞曰：「弟兄們，人說馮玉祥是共產黨，共產我不反對，因為錢是大家花的啊，人說共產黨是公妻，公妻我也不反對，因為世上既許男人嫖，難道獨不許女人也嫖嗎？但人說共產黨不尊道德，不講孝，雖合了馮玉祥的胃口，這太不是人了，人是父母所生，竟不認尊親，不講仁義，這成何天理，尤其馮玉祥這東西，誰喂他奶，他咬誰，誰做他長官他反誰，多年來沒聽說他做過一件好事，祇聽他儘做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行，專走邪門左道，又拿基督教作幌子騙人，這樣人，上帝能愛他嗎？現在又認賊作父，信了老毛子的共產，私通蘇俄，當上了漢奸，弟兄們，俺不能把這逆賊宰了，這口子氣，大家還能忍受嗎？……」，按張宗昌所學不多，絕少對衆演說，以其人素重孝義，肺腑之言，不得不發，遂使聽之者，咸為之動容也。

繳械被棄仍忠故主

矢忠不貳：民國十七年六月，張作霖於撤退返奉途中，在皇姑屯為日軍謀炸殉身後，東北全軍紛紛調出關，獨宗昌所率魯軍殘部，尚滯留待命於灤河南，當是時，張學良新遭大喪之餘，心中惟有國難與家仇，宗昌既為其先君之愛將，久為方面大員，自不能棄之，然又不能割東北之地以封之，更不能任全部魯軍置於其掌上，於是乃委東北宿將胡毓坤（字靈臣，十八年中俄之役，曾

為軍長級最高指揮官），率兵一團，於北寧鐵路灤河鐵橋北岸，列陣收繳宗昌軍，因每一列車過鐵橋，祇能裝運一團也，如此每過一列繳一列，頗順利，及為宗昌悉，大怒，乃將一列火車併裝載一旅，令士兵持鎗立，互擁擠，俟過鐵橋，不惜犧牲，爭地形，遠伏地，拒繳械，胡毓坤見勢不能敵，不得已，故設緩兵計，一面電請派援兵，一面自冒危險，親赴南岸見宗昌，宗昌始悉出於少帥張學良意，極不憚，然義又不能叛，乃悉召其團級以上軍官開會議，眾唯嘿然與默然，良久後，宗昌霍然起，走案前，恭舉張作霖遺照抱於懷，哀哀嗚嗚哭，聲聲呼親爹不已，亦聲聲呼張學良乳名罵不已，舉座為之紛墮淚，俱喊打，然宗昌真不愧大丈夫行徑徐轉面顧謂胡毓坤曰：「你的

來，正好，大家都不用費事了，我生是張家的臣，死是張家的鬼，我的全部人馬，就由你好好帶走吧！」一場鉅變，遽化險為夷矣，（按宗昌自前述因收編白俄軍，滋生誤會，而向張作霖磕頭請罪後，自是視作霖如父，雖貴為山東督軍，然每見作霖，必磕頭恭行大禮宜其於作霖死後，逕呼為親爹也），之後，宗昌則如開雲野鶴，優遊於津沽大連平瀋間，常將其所獲日人意圖，各方消息走報張學良致敬意，其識大體，辨是非，忠義不貳，與終始如一也，有若是，以視一般失意人物之罔顧道義，見異思遷，甚至通敵作奸者，其賢不肖，不亦遠哉！

查自日軍謀阻我革命軍北伐，在濟南演慘案，蓄意挑釁後，宗昌曾奉張作霖命引其魯軍徐徐北退，避與北伐軍拚戰，北伐軍亦繞行別道，不

逼之已甚，故其部眾大致尚完整，實力仍不下十萬人，雖前述灤河鐵橋事件風波起，宗昌遽能毅然決然棄此龐大實力如敝屣，此為軍閥中之破紀錄事件，而未為史家所留意者也，幸此掌故，為躬行主持收編工作之胡毓坤將軍，於廿六年春，在平親口向筆者所縷述，乃得據以向讀者提供也，（按當時胡將軍為宋哲元主持之冀察政委會委員）。

此外，猶有一事，則為筆者親目親，事頗奇，亦使筆者對張宗昌印象深刻，緣約民國卅一年中，筆者適寓北平北城之鳴兒胡同，該胡同內有一大廟法通寺，寺前廣場，直達什刹海，一日，但聞人聲鼎沸，嘈雜聲喧天，乃見寺內寺外各色人等擁塞，其數之眾，不下三四千，經探詢，始悉乃皆參加追悼張宗昌逝世十週年祭者也，夫在日偽暴力統治下，張宗昌之政治影響力毫無，死後且十年，乃尚得有此空前不凡之盛會，若非其人之行誼，有足稱，寧能獲衆人之追念如此？

白吃白拿軍紀甚差

筆者生於距瀋陽城北四十華里之蒲河街，街在北通鐵嶺原長春之陽關大道上，行旅者絡繹，軍隊調動必經之，其來去頻繁，軍紀敗壞，滋擾人民最甚者，則莫張宗昌之部隊若，至則，必驅使村民為之驅馬，迫備美食而不付錢，且動則揮舞皮帶打罵人，正所謂「打精米（米色白，值昂），罵白麵，不打不罵高梁米飯」者也，故鄉人咸畏之，每聞其所部來，年青者率皆驅馬驟趕往附近之山谷間，既可避為之驅馬與挨打，亦可避

其借民馬不還也，時筆者尚幼小，曾亦一次隨衆策馬奔，以騎術欠佳，且馬未備鞍，禿溜溜，倉慌中，遽爲之摔落村頭井沿石板邊，幾墮井，自是見馬心生畏懼，不敢復騎，至若吾鄉民之對抗張軍也，因應之略，亦有術，且有組織有訓練，皆聽命筆者祖父之指揮，緣以先祖父乃地方上之鉅紳，稱何四爺而不名，曾被推爲濰陽縣之鄉耆，（當時奉天全省五十六縣，每縣一鄉耆），見過張大帥作霖，更爲調解人命案，面見省長王維宙（樹瀚）抗過禮，可謂見多識廣，非土袍子可比，店舖中堂且高懸與張大帥之合影，足以嚇阻魯莽之兵將，（按筆者之家，亦農亦商），以筆者

記憶所及，先祖父應付營長級以下部隊，常吃虧，鄉人多被其白吃，遇團長級以上，則多被敬禮，獲償逾所值，因而筆者個人幼年，亦常受此輩大官所召見，示寵撫，一次，張宗昌部一營長，率百餘新募之兵來，俗謂花子隊（以其尚無軍服，無武器，徒手各掛一白布條，有如叫化子也，）遽亦橫行不法，白吃不付值，先祖父下令，遣敲鑼，村中精壯數百人立奔集，各持棍棒向花子隊進攻，一時街道兩旁王永江省長令植之新樹，亦拔之作武器，花子隊終不支，皆蹲地，乃將帶隊營長捆綁，並備車載之晉省見大帥，營長初仍倔強示無恐，及車行漸遠，驚終於下車向先祖父



身軀魁偉，孔武有力的張宗昌戎裝照。

磕頭請罪，多年後，筆者與此營長耿君頗有緣，某年先母稅居濰陽之東關，竟與之共一院，是時此營長改任講武堂教官，筆者讀於東大工學院，春節至，相互致意，伊于獲悉筆者爲何四爺之孫，猶不禁娓娓以道此段掌故，嗣其胞妹耿小姐，又于歸吾工學院學長朱良璽（朱字了讀，前任臺南工學院即成功大學教授有年，於美國病逝）云。

對日本人大要其實

民國十三年秋，二次奉直之戰起，時筆者適客居外祖家，外家村名雙樓子，距南滿鐵

路之虎石臺站，僅三華里，突悉日本火車代奉軍自北滿向南緊急輸運張宗昌之兵，急往觀，遽乃大開平生眼界，妄張部素以紀律野蠻聞，迨每列車抵站，必少停，但見此輩士兵竟適時面對站臺上候車之日婦日吏及日兵示鬼臉，或脫褲撒尿或手握車柄裸體朝外露屁股，僞裝大便以辱之，故意惡作劇，日婦羞，日兵亦怒極，曾橫鎗作色以示意，而張兵亦握武器還之以顏色，然日兵少，張兵多，徒敢怒而不敢動作，而莫可奈何，極尷尬，然我民衆目觀如此怪鏡頭，則好似雪了恥出了氣，無不稱快，此亦中日之間有史以來，得未曾有之逸趣。張宗昌本人乃至其士兵，俱可謂多采多姿矣。

前述沙皇政府遠東軍，戰敗越境，曾爲張宗昌所收編，查此輩白俄，祇知酒色，行爲極粗魯，然粗魯之人，正適於粗魯若宗昌者所帶，而老毛子之於宗昌，猶子民之與天父，命行所至，莫敢不遵，以之赴湯蹈火，試地雷，俱雀躍三百，而無怨，而人人會說幾句中國話，於張宗昌俱呼「張爸爸」，問之百遍，不生厭，且得意，筆者曾親歷此鏡頭，每一念及，不勝「可憐蟲」之感，念若輩衆數萬，俱屬有家歸不得，流落我國，埋骨異鄉，同是生靈，同受共黨害，不勝哀矜之感。

訂閱中外雜誌及購買合訂本請將書款交存附近郵局劃撥一四〇四四帳戶，或寄郵票交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或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即可收到書刊。